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有一首激昂的歌曲，它虽然简单，却充满着力量；它虽然质朴，却迸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它曾经以排山倒海的气势，激励着亿万同胞和人民解放军三军将士，为建立新中国而前仆后继、浴血奋战！它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军旅歌曲《我是一个兵》。这首诞生于朝鲜战争爆发后，至今仍广为流传。

它的词作者，就是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创作员、沈阳军区政治部第二千休所的离休干部、今年88岁的陆原先生。



《我是一个兵》词作者陆原

《我是一个兵》：

一首朝鲜战场流传下来的军歌

文/本刊特约撰稿

赵敏

两个兵谱写的传世之作

陆原原名陆占春，1922年11月出生于河北省丰润县汤家嵩子村。1942年，20岁的他参加了八路军。

陆原虽文化程度不高，但酷爱写作，尤其喜欢音乐。抗日战争后期，他曾经到延安抗大一分校学习，抗战胜利后到冀东军区独立第13旅宣传队。在这里，他认识了《我是一个兵》的曲作者岳仑。后来陆原的部队整编为第四野战军，他参加了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

1949年，四野46军南下至湖南衡山富塘镇做短暂休整时，传来新中国成立的喜讯。驻地军民一片欢腾。欢乐之余，陆原和岳仑激动地说，军中文艺工作者要为新中国写歌曲。部队继续南下作战，陆原被任命为师文工团的文美分队长，岳仑任音乐分队长。依据解放军从松花江打到海南岛的战斗历程，两人共同完成了一首歌——《人民战斗员》。但是这首歌拿到部队试唱，战士们反映冷淡，说歌词没有新意。

由于没有新歌，战士们还在唱《向江南进军》《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有的连队还在唱《大叔大婶救救我》。每天出操前、吃饭前、开会之前都要唱歌的。作为专职文艺工作者，陆原和岳仑焦急万分。连队指导员也来找他们：“你们听听，这群大老爷们敞开门一起哭，像话吗？没有一点阳刚之气，哪像打了胜仗的兵？音乐家，快点给咱写新歌吧！”

时值1950年，陆原所在的中南军区艺术剧院驻扎在湖南位于湘江边上的祁阳县，这时朝鲜战争爆发了，仗已经打到了釜山。刚刚诞生的共和国受到了侵略者的威胁。指战员们个个义愤填膺，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

当时师里正在开展“写自己，忆过去”的业余创作活动，在连队的黑板报上、小晚会上，快板、诗歌、顺口溜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陆原从中发现了一首稍微完整的叙事《枪杆诗》，其中几句是：俺本来是一个老百姓/放下锄头来当兵……，这首诗给了陆原直接的灵感和启示，陆原不禁想起了一首抗日歌曲中的“老百姓/老百姓/扛起枪杆就是兵”的歌词。两下加起来一掺和，陆原嘴里就冒出了《我是一个兵》的歌词：我是中华一个兵/来自苦难老百姓/打败万恶的日本鬼/消灭反动蒋匪军。

过了几天，陆原刚从剿匪队回来，遇到了岳仑。饭后，趁大家出去洗澡的功夫，他俩在司务处宿舍的木板阁楼上，全神贯注你一句，我一句反复推敲着，满身是汗也顾不得。最后他们将陆原原来的七字一句的歌词修改成为了长短句：“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垮了日本狗强盗/消灭了蒋匪军。”

岳仑吸取民歌乐曲和鼓点节奏，一鼓作气谱出了《我是一个兵》的曲调，谱曲几乎冲口而出。不到1个小时，这首传世之作就在两个激情满怀的解放军战士手里产生了。

歌曲写出来了，首先让演员试唱，大家一听歌词就十分高兴，认为简单、质朴、有力量。所以不到1个小时就合唱、轮唱全背会了。接着师部又在连队教唱，不到一袋烟的功夫，战士也学会了。甚至连驻地老乡和儿童也能唱出来。后来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建议下，将原词中“帝国主义敢来侵犯”改成“谁敢发动战争”。战士们非常喜欢，说：“这歌儿唱着痛快，起劲儿，又充满光荣感和责任感。”“唱着这首歌，真比吃红烧肉还香呢！”

当年被西方舆论界称为“中国在朝鲜的两颗重磅炸弹”之一的《我是一个兵》就这样问世了。（另一颗“炸弹”是作家魏巍的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因为它铿锵有力，曲调质朴，很快就在连队热火朝天唱了起来。不久，解放军总政治部通知各部队搜集近年来创作歌曲作品，师里就将这首《我是一个兵》上报到总部。

军歌凝铸军魂

1953年5月18日，《广州日报》刊登了题为“中共志愿军某部委员会追认袁孝文烈士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文章。文章写道，2月8日晚上8时，敌机在朝鲜北部某地铁路线上投下了大量炸弹，当时铁道兵某部班长袁孝文冒着敌机的轰炸去铁路沿线检查线路情况时，被炸断了双腿昏倒在铁轨上……当他被战友抬回去急救的时候，他对连长说：“不要为我担心，为了祖国和朝鲜人民，我牺牲了也是光荣的。”他用微弱的声音唱起了“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慢慢闭上了眼睛。

还有一个类似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1995年6月4日中午，被誉为“军中保尔”的南京炮兵学院大校教官张战平，正在自行火炮专业教室加班，突然被“轰”地一声巨响震昏了，几

分钟后他被身上多处剧痛疼醒时，第一感觉就是左眼一片黑暗，流血不止。

下午2时，当学员们将张战平送至医院时，张战平已经失血过多昏了过去。医生已经无法量到他的血压。这生死徘徊的关键时刻，突然张战平睁开了眼睛，轻轻说了句“给我唱歌！”“唱什么歌？”十几名学员一起问。“唱《我是一个兵》。”

满含深情的歌声响起来了，歌声飘扬着，传出了门诊大厅。一种撼天动地的情怀震撼着每个人的心。唱着唱着，医生们惊奇地发现，歌声响起后，张战平虽然又昏了过去，但他的嘴角竟然挂着一丝微笑，而心脏开始有了正常的搏动……

经过七次大手术，张战平奇迹般地活了过来。他说：“是《我是一个兵》给了我坚强的意志和巨大的生命力量！”

我们的战士，我们的人民对《我是一个兵》充满深情。身经百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徐海东大将，对《我是一个兵》也是情有独钟。

在大革命失败后，他被迫离开家乡。3岁的女儿徐文金被三伯父用箩筐挑着连夜逃走。革命胜利后，身在农村的徐文金找到了父亲，求父亲给她在城里安排个工作，但父亲没有答应。

1970年3月25日，徐海东逝世于郑州。临终时刻，他颤巍巍地拉着女儿徐文金的手，滴下了歉疚的泪水：“我这一辈子，对不起你们这些孩子……”平时很少听音乐的徐海东，忽然提出要听歌曲《我是一个兵》。伴随着“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的歌声，将军听着听着，一行泪水涌出了眼角，老人溘然长逝。

《我是一个兵》凝结着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的坚定信念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代表了人民的心声。

“战地兵歌”屡获殊荣

1951年春天，《解放军画报》第三期在封底刊登了《我是一个兵》的合唱、轮唱歌词曲。这首歌一时间迅速风靡全军，到处是《我是一个兵》的嘹亮歌声。同年夏天，这首歌获中南军区文艺比赛一等奖；后来获全军首届文艺演出一等奖；1954年获得全国群众歌曲创作一等奖。在解放军总政治部领导和艺术前辈的积极推荐下，《我是一个兵》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教唱，很快军民同唱，家喻户晓并传播到了赴朝参战部队，激励着志愿军将士浴血奋战。

1959年9月28日，北京人民大会堂里座无虚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全军文艺汇演正在举行。台上，来自陆、海、空三军的230名身穿将军服的将军们组成的“将军业余合唱团”，由李志民中将指挥，解放军军乐团管弦乐队伴奏，纵情高唱《我是一个兵》。高昂雄壮的歌声响彻人民大会堂。将军们战斗般的激情引起了台下观众的共鸣，人们情不自禁跟着唱。最后一段，全场的情绪达到了高潮，几乎是全场的大合唱。

歌声结束，到场的17000人似乎仍然沉浸在激昂的旋律之中，沉静了几秒钟，突然爆发了长时间的经久不息的掌声。演出结束后，将军们又赴中南海为毛主席演出。在场的国际友人都深受感动，他们感慨地说：“这么多高级将领合唱一首士兵歌，在世界上罕见！”

1964年，在全军第二次文艺汇演闭幕式上，周恩来总理当场提议并亲自上台指挥三军文艺代表队，高唱《我是一个兵》。

这首歌诞生后，不仅在全国广为传唱，而且军乐、民乐、笛子、钢琴、提琴、手风琴等都争相演奏。同时，在苏联、东欧和越南等国家和地区均有出版。2006年俄罗斯亚历山大歌舞团来北京访问演出的6首中国歌曲中就有《我是一个兵》；1960年代初，越南出版的《社会主义国家歌曲集》的扉页上刊登了《我是一个兵》的五线谱和越南文字的歌词。

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先后4次发出通知，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解放军军歌》《我是一个兵》并列为全国必唱歌曲。2009年“八一”期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系列片《我是一个兵》。

199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光英主持编撰《中华英模大词典》。当编辑向陆原征集他个人稿件时，陆原跟编辑说：“我怎么能和董存瑞、黄继光、雷锋等英雄人物相提并论呢？”但编辑说：“你怎么没资格，很多英雄人物都是唱着你的歌成长起来的！”

此后，陆原更加勤于耕耘，先后写出了《红星——巨龙》《中朝人民打得好》《战士最爱英雄花》等上百首歌曲。他的《我是一个兵》《红星——巨龙》还被《中国百首经典歌曲》和《共和国60周年优秀词曲精选》等十几部书中收录。

陆原老先生今年已88岁了，但是他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豁达健朗。他说，这首军歌既是军人的魂，也是自己人生所追求的目标：牢记“我是一个兵”，肩负保卫祖国的历史使命。